



小郭是我軍校同學，個子小、人隨和，大家都喜歡他。服役十年退休跑船時，娶了個越南華僑為妻，和他一樣本分老實，只是在語言上不很靈光，與人溝通較困難，和同學家人總像隔著一些距離。生了兩個兒子，老大硬被公公婆婆要去養大，是長孫卻不是他倆的兒子！那年頭爺爺奶奶的知識教育都有限，在教養中灌輸給三、五歲不到的孫子，媽媽不是個好女人。於是這個心結，隔絕了母子之間親情，母親用盡各種關懷，大兒子與她一直形同陌路，迄今數十年未解，只好把心思全用在小兒子身上。按照道理，不論再怎麼不喜歡，總是兒子挑選回來的媳婦！也是她懷胎十月的孫子啊！這倫常要叫人如何拿捏？

小郭跑船沒有幾年，每次回台總會帶些東南亞各地區的土產相贈，這種情誼迄今難忘。當我民國 63 年服完十年軍職，次年考進「中國造船公司」公共關係課任職之後，他在 68 年也進了「中船」修船廠工作，交情越走越近；有一段時間公司交通車停開，還商議好幾個居住近便的同事，輪流開車上下班，五個

人一人一天照輪，車上有說有笑，真也快樂非常。

很快都到了退休年紀，我走進廣播圈做些喜愛多年的音樂節目打發時間，他則因為有親戚在美，有向美國移民的打算，常常舊金山高雄兩邊跑，不久聽說罹患了帕金森症，在舊金山打了護士，當地同學來電安排他回台。這種病我可是非常熟悉，家母即因此病辭世，在世時即懷疑我給她的開水加藥，而將她的杯子與我調換的趣事，疑心病變得很重。小郭回台要與我相見，不能在家，隔壁會有人監聽；約在美術館，而到了美術館，那兒的人群也都成了來監聽他的，還問說家裡的電話莫非已被安裝了監聽器？叫人哭笑不得！

大兒子在台北工作，小兒子遠在美國，郭嫂又常有病痛，不遠的路程要撐著拐棍走二、三十分鐘，要不就推個買菜車以避免摔倒，稍遠的距離即為之怯步，遑論要搭計程車去醫院看病？累積一身病痛在身，又能對誰訴說？她是個什麼事都攔在心裡的人，沒有一個朋友；常想能多給她一些協助，卻總把自己關得緊緊的，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。誰知她心裡那份焦急？兒子不幫忙也說不上話，自己的親人都遠在異鄉，小郭的姐弟如果能夠稍稍親近，豈不可以多給些關懷照顧？

小郭的大姐，和一個未婚的女兒同住在離我家很近的一棟大樓裡；三十年前女兒曾在附近的幼稚園教過我家女兒，所以見面會點頭打招呼。既是同學的姐姐嘛，熱絡些也很自然，現今社會能夠有這層關係的少之又少。所以當小郭在美生病前後，大姐一連找過我好多次，我還非常羨慕小郭，父母不在了，有個這麼關心的姐姐多好啊！他剛剛回台灣，我還陪著大姐母女去小郭家走動聊

天，路上還聊到小郭的病，和打護士的情形，大姐還懷疑的問我，會有這麼嚴重嗎？

那年小郭住進了離家不遠的「瑞豐護理之家」，每月要繳交三萬多的費用，迄今超過七年，國營事業的退休金只有六百多萬，去掉多次台美之間的機票、租屋等各種開銷，算算也花得差不多了。「護理之家」靠我家很近，時不時去探望聊天，總帶點食物去看他；未幾不能進食，開始使用鼻胃管。內人信佛，每月有幾天吃素，時常會用南瓜、芹菜及胡蘿蔔等煮熟打成濃稠的汁，稍加油鹽作料當湯。我總要她多打一些，用小熱水瓶保溫帶去，請護士用針管注入鼻胃管中，給小郭增加點「護理之家」不可能提供的營養，只是希望略盡好友之誼。

可是七年下來，從不見大姐母女到過「護理之家」，姐姐應該比我更加上心才是呀！問過小郭兩次，他人厚道總不肯說，如今連話都講不清，只有擱在心裡，能夠不要說白了就不說！只是當年的那份看似親情的關懷，又跑到哪裡去了？我心裡才感覺到有一種被利用，上了當的不甘心！甚至還妄想當初若不曾替他們聯繫，也許如今還能保持老樣子吧！真令人後悔莫及啊！

有天問郭嫂，她給了我一個永遠想不到的答案。因為小郭父親的眷村房屋賣了之後，往生前一筆錢全給了長孫。孩子已成年，錢財有自己的規劃，也肯定拿不回來了。她們姐妹不甘心，那年不斷找我幫忙找小郭，就是為了要分那筆錢，不得已小郭為了息事寧人，賣掉一棟房子，才把錢給分了。這也叫姐姐？超過了八十歲，親情去了哪裡？人不該越老越無情啊！郭嫂在小郭剛開始病重時，曾去大樓管理室求見，希望徵求大姐給拿些主意，老太太竟然能夠拒不見

面，教我怎麼都想像不到啊！

這才猛然醒覺過來，人世間哪有親情？攤上這樣的姐姐，是小郭的命運！真叫人替他難受！老太太見了我再也不打招呼，想想也罷，如果是汗顏，也還說得過去，只怕連這點感覺都沒有，更枉費了我對親情的寄望，對人間冷暖的追尋。不過要是哪天在路上再碰到，還真想該用什麼方式問問，弟弟已經病得快不省人事了，她會不會想去探望一下？或者給出個出人意表的答案呢？也許一句「與你何干」？我也只好一句話不說，閃到一邊去！只是納悶，這也能算是親情嗎？

